

# 純潔的百合花

林果

林清江是我大學裏的同學，那時我們只知道他是福建人，讀書很用功，身材不高但精力充沛。他讀的是農業經濟學系，外國文的修養很好。抗戰勝利後，在臺北遇到他，才知道他是本省人，他的母親還住在臺南。後來他辭去了行政上的職務，在一間專科學校裏教書，空下來就翻譯一些專門性的文章，前幾年他才結婚，太太是一位典型的本省女子，賢淑而溫順，他現在住在臺北附近的郊區，生活似乎很愉快。

到臺灣以後，我們慢慢的熟悉了，有時也到他家裏去坐坐。光復後他剛回到臺灣時，講的臺灣話還有特別的腔調，這幾年來，他又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本省人了。近來我的工作很忙，也很久沒有看到林清江出來，上星期六的晚上，已經快十點了，他忽然到我家裏來。還沒有來得及坐下，他就從大信封裏拿出一本稿紙。他的聲音有點顫抖，以平時很少有的興奮語氣告訴我：這原是我的一個秘密，我沒有對我的朋友講過，就是我的妻和我的——她的母親也不知道，最近我得到一種啓示，這不應該是秘密，這是純潔的愛，男女之間純潔的愛情，改變了我的生活觀念，也是我一切活力的來源。至於我過去的身世，我自認是清白，當然更不怕別人知道了。

他把一本稿紙塞在我手裏，拉着我的手說：我不擅長寫文章，這不過是一堆類似日記的材料，請你花一點時間為我整理一下，寫成一篇動人的小說，送到雜誌上去發表，讓很多人看到，我就去了一個心願了。

他走後，我開始讀他的原稿，讀完一遍我再從頭讀起，深夜中我還在沉思，偶然看向窗外，恍惚看到穿着白衣的娟子，跪在月下祈禱，像一顆純潔的百合花。真實的故事是不需要文筆渲染的，我代它加了一個題目，改正了幾處筆誤，一切都保留他原來的形式，但願讀者們從真情流露的敘述中，對人生愛和恨的真諦有所領悟。

現在和我住在一處的母親並不是我的生母，她是娟子的母親，我自己的母親，早在我十二歲的那一年，發心臟病死了。我的父親是許富雄，我是我父親的私生子，他從不敢在人面前承認我是他的兒子，因此從幼年起，我就遭受了許多難堪的侮辱。在小學校讀書時，同學們常常欺侮我，打了我以後還不准我告訴老師，叫我做「沒有父親的孩子」，還有許多很難聽的話。我哭着去告訴他們的父母，但是大人們也是同樣的欺侮我。以後他們再罵我時，我就打他們，他們的人多，我打不過他們，但他們看到我瘋狂的亂咬亂踢，也有一點怕我。我的童年裏充滿了忿恨，我恨許富雄，恨我的母親，恨同學們，恨他們的父母，我恨一切人。現在我已經是步入中年的人了，生活在這動亂的年代，經歷的事也不少了，但是童年的記憶，仍然清晰的消失，歲月也無法磨蝕它。只有娟子的愛，補償了我失去的一切，使我的恨慢慢的消失。我毫無自卑之感的闖進了社會，開闢我自己的道路。但我看到社會上還有許多不幸的孩子，像我的幼年一樣，他們仍在遭受侮辱。孩子們是沒有過失的，他們為什麼要代大人負擔罪過呢？我們不該磨折孩子！

母親死後，我住在外公家裏，外公在魚市場裏做事，他們家裏的人很多，來往的客人也非常雜亂。他們一點不在乎的收留了我，一個孩子，在他們看來，只是多吃幾碗飯罷了。他們家裏很髒，家裏的人不問是什麼關係，彼此間都

常用粗話罵來罵去，講話時都是大聲喊叫，房裏面講話，在大街上都可以聽見。雖然家裏是又髒又亂，但我享受了幾個月自由的生活，無所謂我做什麼玩，到什麼地方去，衣服弄破了，或是不回來吃飯，從來沒有一個人管我。附近的孩子們也和我一同玩，有時也打架，但沒有許多人欺負我，打過架就算了，等下又一同玩，也沒有人問我的爸爸是誰。

有一天，許富雄坐着人力車走過，在街上看到我，他的車子停下來，他對我走來，我的衣服上都是破洞，手上和臉上都是泥土，又黑又瘦，像一隻野狗似的，我睜大眼睛看着他。他的手輕輕的拍拍我的頭，臉上的表情似乎很難過。他走進去和外公講話，外公對他很恭敬，他講什麼，外公只是點頭應着，臨走時，父親坐人力車，外公對他行日本式的鞠躬禮。當天晚上，外公看着我吃了晚飯，問我吃飯了沒有，這是幾個月來他第一次問我這樣的話。吃過飯不久，父親的人力車夫進來了，車夫帶我出去，抱我坐上車。我這又憐又小的身體，坐在雪白寬大的車座上，一定顯得很滑稽，有幾個小孩子很奇怪的看着我。這樣，我就又被我的父親收養了。

父親的生意很成功，這是許家最興盛的時期，他們已經改了日本姓「山口」了，家裏完全講日本話。父親的家屬原來不多，除了母親以外，就是一個比我大兩歲的男孩子叫做武森，一個比我小兩歲的女孩子叫做娟子，但因為有錢的關係，有寄居的遠房親戚，也有常常來跑跑腿幫幫忙的人，再加上廚子、車夫、下女等等，也就相等熱鬧了。父親把我介紹給家裏人說：

「這是我一個朋友的兒子，父母都死了，家境很可憐，這孩子也還聰敏，我想收養在我們家裏，希望你們都當他是自己人一樣看待。」

大家都隨聲應和着，但我從他們的臉色裏，我斷定他們都知道我的底細的，為了保持父親的尊嚴，他們大家，連母親在內，都不願公開的講出來。從此，我又有了清潔的衣服，豐富的三餐，繼續讀完了高等，並準備進中學。但是，私生子始終是私生子的命運，無論在家裏或在外面，我仍然受盡了欺凌和侮辱。

父親收養了我，不問他最初的動機如何，事過以後，他也只當是一件生意一樣，做過了就算了。他的事情很忙，在家的時間就不多，我很少見他的面。有一種複雜而不自然的心理，使我也常故意避開他。母親對於像我這樣來源的一個孩子，由於女人的天性，當然是討厭我的。母親的心地是善良的，她對我的態度，止於冷淡而已。在我幼年的記憶裏，她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，或是有過一個眼色，刺傷了我幼弱的心靈的。最可恨的是個人和那些親戚。在父親的面前，裝做很關心我，稱讚我聰敏，一轉身就換了一副惡毒的嘴臉。他們以成人之心機，一心一意的欺侮一個可憐的兒童，拿我當做惡作劇的對象，等我流着眼淚跑開時，他們就像狼群的嗥叫一樣，哄然的笑起來了。

有一次，在父親的書房裏，他們幾個人圍住了我，不讓我出去，講了許多很下流的話。有一個人扭扭捏捏的學女人走路，說道就是我的母親，另外一個長得胖胖



美日特許 水稻增收特效藥

# 士蘭師扶朗多旺



現陸續收到各地增收報告！  
 水稻每甲增收500臺斤~1500臺斤  
 △每甲1磅18元  
 △試作用一包(5分地)10元

## 水田除草劑 2,4-D 石原

水田雜草立即枯死！ 保證水稻無害而增收！

每分地七點鐘



每分地一點鐘

△函索即寄說明書 (請附郵票4角)

### 大豐農藥行

臺北市寧夏路23號 郵政劃撥10620號

## 如要栽培蔬菜成功

請採用興農的優良種子！  
美國產種子入貨了！

◎洋蔥種子 BEG 球型 BE 扁型

◎胡蘿蔔 美國大五寸 美國紅心五寸

日本種子也入貨了

函詢即能得到詳細的說明

看看興農園藝新知識(附郵票一元)內容介紹優良品種蔬菜，洋蔥栽培法，人參栽培法，甘藍農早生，甘藍栽培須知，花椰菜栽培，摘要植物等。モル

## 興農種子行

臺北縣三重鎮重新路1段48號 電話45332號

的中年人，裝做父親的樣子，他們擁抱着跳舞，還做出很難看的舉動，大家都拍手大笑。有幾個人攔在房門口，不讓我出去，我氣急了，就爬上父親的書桌，從窗門跳出去，有一個人追在後面想拉住我，我隨手拿到桌上的一個香煙灰缸，用力的向那個人擲去。也許因為我太用力，我的手發抖，沒有打中那個人，只聽到很響亮的一聲，有一面裝飾用的大鏡子打破了。我跳出窗門後，跑到後面花園裏，躲在假山石後面，哭了很久。那一面大鏡子，一定值很多錢，父親查問的時候，我決定自己承認，同時把他們一向欺侮我的情形，全都告訴他，我慢慢的哭着在草地上睡着了。

父親沒有回來吃晚飯，我在盤算怎麼樣告訴父親，心裏很緊張，也吃得很少。晚飯後我焦急的等着，直到十點鐘左右，這時父親常常是一個人坐在書房裏的。我輕輕的走到書房門口，裏面沒有電燈，我推開門走進去，我想破碎的玻璃一定還是在地板上，奇怪，地板上一點也沒有，大概是下女掃去了。我再摸一摸那鏡子，更奇怪的是那面鏡子一點也沒有破，難道他們有什麼魔術，破碎的鏡子可以變好嗎？窗外面的燈光，把樹影照在窗上，微微的搖動，現在大家的房子沒有一個人，我再看桌上的煙灰缸，也是好好的放在那裏。這前面一半的父親叫我「哥哥」，但我還是叫他的名字，他也是連名帶姓的叫我林清江。有一天家裏請客，客人大部份都是日本人，也有兩三位本地人，都是當地重要的人物。孩子們都特別關照過，不准到前面去。武森要我和他玩棒球，我們一人一隻手套，練習接球。我很少有練習的機會，他的球丟過來我常常接不住，我丟過去的球也沒有力，常常丟歪了。他就要我跑去接球，玩了一陣覺得很熱了，我們都脫去上身的衣服，他忽然提議說：

「我們來練習相撲吧！」

我膽怯的回答說：「我不會。」

他說：「不要緊，我來教你，你來摔我好了，看你能不能摔倒我。」

我細弱的手臂抱住他強健的腰部，他的兩隻腳又開站着，像一顆大樹一樣動。我像是一隻細弱的小昆蟲，怎麼能搖得動大樹呢？忽然他的手不知道怎樣一動，我就跌出去好遠了，我剛剛爬起來，還沒有站穩，只覺得身體一晃動，我又倒在地上。

武森純粹受的日本式教育，父親常誇獎他的日本話說得最好。他也學會了日本人的殘酷。他讓我連續的摔倒了十幾次，我只覺得頭昏昏的，膝蓋和手肘都跌破了，我倒在地板上，爬不起來了。武森拉住我的手臂，扶我站起來。我的兩條腿還沒有站穩，他又把我重重的摔在地上。這樣連續的扶我站起來，每次用不同的姿勢把我摔倒。我的前額上也流着血，他一面笑着，一面說：

「快點站好了！你這樣站不直，我們怎麼練習呢？」

我差不多已經失去知覺了。我覺得四面東西都在旋轉，武森笑着的臉，也是奇怪的歪曲着，他一面還要繼續的把我摔倒，他又一次拉住我的手臂正要摔我的時候，迷迷糊糊的我聽到娟子尖叫的聲音，叫他趕快停止。他還大聲的叱罵娟子，後來似乎是娟子要去前面叫父親，他才重重的一下摔倒了我，氣忿忿的走開了。這一下我真的昏倒了，但沒有好久我就醒了，有一個人在我洗我額上的創口，水滴在我臉上，我覺得很清涼。我張開了眼睛，看到是娟子，她的面容美麗而親切，自從母親死後，我從來沒有看到像這樣關切的表情。(未完)